

## 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特色探微<sup>\*</sup>

邓 晓

提 要：巫文化是宗教的前身，巫巴山地远古的巫文化，是我国巫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。巫巴山地远古的巫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色，即以“巫”名地，以“巫”立国，“巫”源深厚，“巫”风遍传。在上述方面，它们明显地不同于我国其它地区的巫文化。文章即围绕该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。由此，文章认为，巫巴山地的远古巫文化是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意义的巫文化，且在世界巫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。

邓晓，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。

主题词：巫巴山地 巫文化

在陕西、重庆和湖北三省交界处，四川盆地和长江中游平原间，有着连绵数百里的山地，其中以巫山和大巴山为主要山脉，人们约定俗成地将之称为巫巴山地。巫巴山地的远古巫文化，在我国的巫文化发展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它以其发源早、流传广、影响大而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。然而，目前学界对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特色的认识还远未深入，于是便有了以下探讨。

### 一、以“巫”名地的文化特色

在我国，巫文化源远流长，其表现形式也丰富多彩，但以“巫”命名的地望却屈指可数。其中，又以巫巴山地独占鳌头，该现象值得关注。

笔者注意到，在全国除巫巴山地外，仅几处地名被冠以“巫”字且有据可循。其一，山东长清县城西南 22 公里孝里铺南的孝堂山，据载此山在春秋战国时曾名为“巫山”，《左传》中有“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”<sup>①</sup>的记载，此山亦名龟山，自汉代在山上建享堂（相传为汉代孝子郭巨的墓祠，谓之孝子堂），遂将此山称为孝堂山，而巫山之名遂不闻。其二，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县城 2 公里白沙河畔的瑶台山，其别名为“巫咸山”。据称夏桀王曾在此修建琼宫瑶台，又谓此山为商代父子名相巫咸、巫贤隐居之所，但对

“巫咸山”之称谓有人认为产生较晚。此外，2000 年时人们还在常熟虞山西北岭发现了据称是宋代的“巫相岗”崖刻。上述地名，就其可考性和延续性上看，均不甚清晰。

然而，仅在巫巴山地我们就能找到好几处以“巫”为名的地望与水名，它们多肇始远古，不但有源可溯，且不少沿袭至今：

首先是巫山。巫山山脉位于渝鄂交界区，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，至巴东县官渡口止，绵延 40 余公里，北与大巴山相连，主峰乌云顶海拔 2400 米。据“《战国策》：苏秦说楚威王曰：西有黔中巫郡。盖郡据巫山之险，因以山名”<sup>②</sup>。一段所述，“巫山”之名的得来更在巫郡之前。

其次是巫峡。巫峡为巫山山脉中一段绵长峡谷，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，至巴东县官渡口止，全长 46 公里。巫峡绮丽幽深，两岸群峰绵延起伏。“巫峡之名，盖因山以名峡也。”<sup>③</sup>该释义引用了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、宋范成大《吴船录》等书。

再次是巫郡。如前所述，因巫山而得名。巫郡历史悠久，并在诸多史籍中提及。如《史记》中即有“蜀守若伐楚，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”<sup>④</sup>之说。该郡方位，据《括地志辑校》：“巫郡在夔州东百里”<sup>⑤</sup>（今重庆巫山县东）。究其沿

革,战国时为楚国巫郡;秦昭襄王三十年(前277)改置巫县;隋开皇三年(583)改巫山县。光绪《巫山县志》载:“巫山历唐虞三代悉以巫称,迨入战国以来,为郡、为县,代有变更。然昔隶于楚,今统于蜀,巫之名终不易焉。”<sup>⑥</sup>1949年成立四川省巫山县人民政府;1997年划归重庆直辖市,仍称巫山县。

再次是巫溪。其含义有水名、县名之分:作为水名,在北魏《水经注》中早有“江水之东,巫溪水注之”<sup>⑦</sup>的记载,可见其得名甚早。又据嘉庆《一统志》“巫溪自大宁县北界发源,东南流至巫山县,东入大江。今日大宁河,一曰昌江”<sup>⑧</sup>。作为县名,则源于民国三年(1914),巫溪县此前叫大宁县(明置),考其改名原因,实为避免与山西大宁县(后周置)同名,又“查该县有巫溪水,拟定名巫溪县”<sup>⑨</sup>,但于境内建县之始则可上推至建安十年(210),时刘备始设“北井县”,而北井县名亦与巫溪相关,“水南有盐井,并在县北,故县名北井,建平一郡之所资也。”<sup>⑩</sup>

上述现象耐人寻味。县城“巫郡”、“北井”之谓,诚缘起于巫山与巫溪,而在此自然地名的背后,却又隐藏着更深层次的人文初衷。据地名学原理,“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。通名用来确定类型,专名用来区别同类地方中的不同个体。”<sup>⑪</sup>例如,在秦岭与巫山;清江与巫溪,巴县与巫郡的称谓中,岭与山、江与溪、县与郡当为通名,它们分别代表相类似的载体。而它们的前缀则分别突出其个性,为专名。音、形、义、位为起地名的四个要素,其参照亦不外传承古称音韵、描写自然景观、记叙人文历史、确定地理方位,而在这里以“巫”为专名的山、水命名中,其记叙人文历史的内涵十分突出。

巫巴山地的以“巫”名地,凸显了其巫文化的特色。它至少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:一是其命名时间久远,专家认为:“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看,殷商时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”,在先秦时期“中国地名的专名完成了由单名向双名、多名的过渡”<sup>⑫</sup>。从巫山、巫溪均为单名看,其成名年代可能更早。二是其命名之时当地“巫”风甚浓,否则不会以“巫”为“专名”称山水。

光绪《巫山县志》曰:巫山“一名巫咸山,晋郭璞巫咸山赋,尧时巫咸没,葬于是。山因以巫名。”<sup>⑬</sup>该传说应是有来由的。因此,巫巴山地的“巫”在我国以“巫”字命名的地望中独占鳌头,应非偶然现象。

在我国以“巫”名山、名水、名地,且溯源有据、沿袭至今的唯巫巴山地,此为其特色之一。

## 二、以“巫”立国的文化特色

以“巫”立国是巫巴山地巫文化的鲜明特色,它见载于《山海经》等我国最古老的书籍中。从其中,我们目睹了远古巫咸国的盛况。

据《山海经》载:“有巫山者,西有黄鸟。帝药,八斋。黄鸟于巫山,司此玄蛇。”<sup>⑭</sup>“有灵山,巫咸、巫即、巫盼、巫彭、巫姑、巫真、巫礼、巫抵、巫谢、巫罗十巫,从此升降,百药爰在。”<sup>⑮</sup>袁柯认为灵山、云雨山亦即巫山,对此杨绪泽在“巫溪及古巫咸、巫戟国名考”<sup>⑯</sup>一文中也引经据典作了考证,此不赘述。又“开明东有巫彭、巫抵、巫阳、巫履、巫凡、巫相,夹窫窬之尸,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。窫窬者,蛇身人面,貳负臣所杀也”<sup>⑰</sup>。丁山称:“十巫之中,惟巫彭见于世本,巫阳见于楚辞招魂,巫咸见于尚书与离骚。”<sup>⑱</sup>由此可见,十巫之说并非《山海经》独家杜撰。

《山海经》的成书年代当在战国时期,书中多章谈到了巫巴山地。上述史料中,亦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信息:一,巫巴山地居住着众多以“巫”立国的族群,“从此升降”表明他们活动频繁;二,这些族群掌有医疗之道,“百药爰在”则为其立国之本,这在最初甚至重于握有盐泉,因为“操不死之药”起死回生最能显示巫师通神的本领。显然正是他们频繁的活动与影响,赋予了这里山水以留传至今的名称。

“巫”在古籍中指从事祈祷、卜筮、星占,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、却灾、治病的人。巫巴山地的巫师群体,理应是我国巫师群体中产生时间最早的,“祝也。女能事无形,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两袖舞形。与工同意。古者巫咸初作巫。”<sup>⑲</sup>此观点亦为古人所认同:“其梁巫祠天、地、天

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之属；晋巫祠五帝、东君、云中君、巫社、巫祠、族人炊之属；秦巫祠杜主、巫保、族累之属；荆巫祠而堂下、巫先、司命、施糜之属；九天巫祠九天。”唐初颜师古注曰：“堂下，在堂之下，巫先，巫之最先者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初作巫”的巫咸在巫巴山地有着崇高的地位，并由此造成楚人重巫之传统。由巫咸的“巫先”地位被各国所认可的事实，证明了巫巴山地为巫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并非空穴来风。

“巫咸国在女丑北，右手操青蛇，左手操赤蛇。在登葆山，群巫所从上下也。”<sup>③</sup>作为巫山群巫之首的巫咸，以“巫”立国，“群巫所从上下”足见其威风。王玉德认为“巫师的双手持蛇，右青左赤，象征着灵性”<sup>④</sup>。该灵性与声势使巫咸声名远播，于是也就有了黄帝求其相助的记载：“《归藏》曰：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，将战，筮於巫咸。”<sup>⑤</sup>

古籍中通常所载之巫师，其最高职责是辅君执政。“司巫掌群巫之政令：若国大旱，则帅巫而舞雩；国有大灾，则帅巫而造巫恒；祭祀，则共烝主，及道布，及菹馆。”<sup>⑥</sup>当君王遇到难题时亦常“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”<sup>⑦</sup>。但从《山海经》所述看，巫巴山地的巫师却是自立为王的一群祀神者，他们从属于巫咸且各有自己的领地，而非帝王麾下的神官。其领袖巫咸拥有高超的通神技巧，并以之扬名天下，以致黄帝有求于他“筮于巫咸”，而非令巫咸筮。从“初作巫”到黄帝“筮于巫咸”，足见巫咸不但是最早的，也是威望颇高、在巫巴山地权倾一时的统治者。

巫咸以“巫”立国的现象，在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。其统治方式当为神权合一、巫术至上。对巫咸的立国之本，学界亦多有探讨，概言之，主要有三个方面：一则，为其通天地、达鬼神的神巫地位，该方面的权重越往古越大；二是，他采“百药”济苍生的本领，这与前者互为表里；三是，其据盐泉以贩盐至“百谷所聚”使国家得以壮大。据载，巫咸率群巫上下的宝源山“大宁诸山此独雄峻，上有牡丹、芍药、兰蕙。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，即咸泉也”<sup>⑧</sup>。由此，又有学者将“巫咸”与“巫盐”通解<sup>⑨</sup>。是得天独

厚的自然环境，奠定了巫咸国盛极一时的根基。该三方面彼此间的重要性，依时间的延续而前消后涨。

在我国古老的典籍中，以“巫”立国记载较详、且影响颇大的巫文化，非巫巴山地莫属。此为其特色之二。

### 三、“巫”源深厚的文化特色

巫文化在巫巴山地的早产绝非偶然，它是当地环境及其中先民生存之道的集合。通过考古发掘，我们得以窥探该地区厚重的巫文化积淀。

巫巴山地地貌复杂、气候温湿、植被繁盛、水产资源丰富。山地间长江、汉水、清江及大宁河、任河、堵河等穿行其中，既有高山急流，也有宽谷缓流和土质肥沃的冲积台地。这里自古便是人类文明的摇篮，其多变的地貌、丰盛的物产是产生该地区巫文化的自然前提。

分布在巫巴山地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十分丰富，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就有建始人、巫山人、长阳人等处。其重要意义正如专家所指出：“在库区内发现如此多的更新世古文化遗址，使三峡库区由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地区一跃而成为富积地区，扩大了古人类在中华大地的分布区域。”<sup>⑩</sup>它们的存在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，乃至巫文化的出现埋下了伏线。巫巴山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则不胜枚举，其中，三峡东段有“城背溪文化”，“大溪文化”，“屈家岭文化”，“石家河文化”；在三峡西段则有“玉溪遗址与玉溪坪遗址”，“哨棚嘴文化”等等。我们在“重庆库区含新石器时代遗存遗址一览表”<sup>⑪</sup>上了解到，仅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多达36处。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，巫术现象随处可见。正是由于巫巴山地的人类遗址分布广且积淀厚重，为巫文化在巫巴山地的早产和早熟奠定了基础。也使《山海经》等古籍有了可资记载的传说。

远古巫文化展示了原始思维，当巫巴山地的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后，我们找到了不少巫文化存在的证据。距今6400—5300年的巫山县“大溪文化”，上承“城背溪文化”下启“屈家岭文化”，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类遗址，这里近200座母系氏族时期的墓葬向我们

呈现了远古巫文化的端倪：一是，在先后四期墓葬中，呈现出从“直肢葬”进而“跪屈葬”，再到“蹲屈葬”，再到“直肢葬”的演变过程<sup>⑨</sup>；二是，墓群中的骸骨大多数伴有随葬品，“鱼放置的位置比较特殊，有的放在死者身上，有的将两条大鱼置于死者两臂之下，还有的将鱼尾置于死者口中。”<sup>⑩</sup>日用陶器的底多有意识穿洞；三是，发现了数十座器物坑，其中出土一件或多件陶罐（釜）、石器，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动物坑，葬有牛、狗、乌龟等，其中尤以鱼骨坑为最，并往往伴有器物。

丧葬及葬式演变的本身，意味着当时人们灵魂观念的产生及演变，大溪人正是以葬式的演变，诠释他们对生与死、对死后世界的认识。而随葬器物、乃至以鱼陪葬，则表明了在他们心中的现实和未来世界里，人与物的神秘关系。而为数众多埋藏器物、动物的坑穴，出现在人们维持生活尚且不易的年代，若不是为了祭祀神灵，谁会如此地奢侈呢？对此行为的具体目的，我们虽然不便轻易断定，但其行为本身的巫术性质则是明白无疑的。

巫术是由巫师实施的。在巫巴山地我们还找到了巫师的疑似原形：一是，秭归柳林溪遗址东一区 T1216<sup>⑪</sup>出土的“祈祷人物坐像”，它比大溪文化更早，属于城背溪文化（距今 8500—7000 年）。二是，在大溪文化遗址 64 号墓出土的一件褐色、高 6 厘米、呈椭圆形的“双面人物玉佩”。三是，上世纪末在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的一块长 105 厘米、宽 20 厘米、厚 12 厘米，刻于褐灰砂岩石上被学者命名为“太阳人”的石刻，“太阳人图像腰部两旁分别刻画了星辰，头上方刻画了 23 条光芒的太阳。”<sup>⑫</sup>其中，“祈祷人物坐像”头戴双冠帽，双手面上，瞠目张口，似祈祷状，其面部表情又与“双面人物玉佩”十分相似<sup>⑬</sup>；而“太阳人”石刻则力图揭示人与宇宙的关系。他们直观地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巫师的形象及行为方式，学界对它们的解读虽然不多，但均认定与崇拜祭仪密切相关。对此，笔者另有专文探讨。

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在笃信“万物有灵”的原始先民眼中，是神奇且需要崇拜的；而他们种

类繁多的自然资源的认识与摄取，亦是在对自然神力的祈求与感恩中进行的。事实上，原始人对待猎物的思维，甚至比今人还复杂，除了填饱肚腹的动机外，他们还得考虑不要因此而得罪神灵；同样，原始人对来世所做的一切，也是以真心相信为前提的。而引导人们相信神灵并认可这些做法的，正是他们中的智者——巫师。领导人民认识自然、与自然沟通，进而以自己的方式（在想象中）征服自然是他们的职责。巫巴山地的巫文化就这样经由巫师的努力而弘扬起来。

在我国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，若论巫根深厚、巫风浓郁，巫巴山地令人瞩目。此为其特色之三。

#### 四、“巫”风遍传的文化特色

巫巴山地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与上游山地、四川盆地的节点，是古代巴、蜀、楚文化融合、交流的枢轴。民族的迁徙与融合，乃至战争的进行，使远古巫文化由此散发开去，对周边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楚人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<sup>⑭</sup>，不只是国王、贵族，百姓亦如此。大自王位继承、出兵征战，小至出行、决疑，莫不求神问卜。楚怀王“隆祭祀，事鬼神，欲以获福助却秦师，而兵挫地削，身辱国危”<sup>⑮</sup>。这是对公元前 312 年楚秦交战的真实写照。在以奇异瑰丽著称的楚辞中，亦不乏“信鬼而好祀”的占卜场面描述，“索琼茅以筮簪兮，命灵氛为余占之。”<sup>⑯</sup>除《离骚》外，类似句子我们在屈原的《九歌》与《卜居》等作品中均可见到。而宋玉的《高唐》、《神女》赋，凭借着巫山神女的传说展现着时人崇巫的梦想。

楚国大巫师观射父，曾这样诠释自己的职业：“民之精爽不携贰者，而又能齐肃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义，其圣能光远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聪能听彻之。如是则神明降之，在男曰觐，在女曰巫。”<sup>⑰</sup>聪慧、精明及较高的修养被当作为巫之本，在楚国王公贵族子弟，亦多任占尹、卜尹之官。越是在资讯甚少、民智未开的古代，巫师的职能尤其被看重。巫师地位的崇高、巫师一职代代相袭的结果，便是巫风浸淫于楚文化的方方面面，在民风民俗，在楚辞楚乐，以及

在丝织和雕刻等工艺美术中处处可见它的影子。

再看巴人白虎部的传说。“《世本》曰：廪君名务相，姓巴，与樊氏、晖氏、相氏、郑氏，凡五姓俱出，皆争神，以土为船，雕文画之而浮水中，其船浮，因立为君。他船不能浮。独廪君船浮，因立为君。”<sup>⑧</sup>此处所谓“神”者，便是代言天地、统领诸姓的巫师。在廪君开拓疆域遭遇“盐水女神”部落时，“盐神夜从廪君宿，旦辄去为飞虫，诸神皆从其飞，蔽日昼昏”<sup>⑨</sup>，她欲以巫术羁留廪君。在湖北长阳的香炉石巴人遗址中，人们发现了距今3000—4000年的卜骨，它们用牛骨或鱼骨做成，其中最大的长42厘米。考古发掘印证了史书所载巴人尚巫的不谬。

世居巫巴山地的土家族，被认为是巴人的后裔<sup>⑩</sup>。在其习俗中，至今还保留着古代巴人的巫文化因素。史载：“廪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巴氏以饮人血，遂以人祠焉。”<sup>⑪</sup>而“土家族土语呼虎为‘利’，呼公虎为‘利巴’。按照土家语‘巴’为父亲之意，‘利巴’就是虎父之意”<sup>⑫</sup>。他们自称是廪君后裔，并因廪君名务相，“后世以‘相’讹‘向’，尊廪君为‘向王天子’，立向王庙‘尸而祝之’。”<sup>⑬</sup>史载武王伐纣时，“巴师勇锐，歌舞以凌殷人”<sup>⑭</sup>，该舞旨在借神力以鼓士气、镇慑对手，土家人的“大摆手”便传承了巴人武舞的雄风。在土家人的传统舞蹈中更有被称为“活化石”的茅古斯，舞者将人类的生存所需（粮食一披在身上的谷草）与生殖繁衍（谷草编成的男根）相结合，以舞蹈的方式再现了原始人类巫术追求的两大主题（物质生产与自身繁衍）。从巴人的崇虎、好武舞，到土家人祀廪君，重祭祀舞风的传统中，我们感受到巫巴山地从古至今一脉相承、浓浓的巫文化气息。

《水经注》曾述及古蜀开明王朝与巫巴山地的关系。“来敏《本蜀论》曰：荆人鼈令死，其尸随水上，荆人求之不得。鼈令至汶山下，复生起，见望帝。……望帝立以为相。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，帝使鼈令凿巫峡通水，蜀得陆处。望帝自以德不若，遂以国禅，号曰开明。”<sup>⑮</sup>在述及鼈令（亦称鼈灵）身世时，“荆人鼈灵死，尸化西上，后为蜀帝”<sup>⑯</sup>，有着“死而复生”浓重的巫术意味。同时，“开明”之称谓亦耐人寻味，有

学者曾以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所述之开明兽“其神状虎而九尾，人面而虎爪。”<sup>⑰</sup>引证鼈灵与巴人图腾“白虎”相关。开明王朝与崇虎的巴人似乎有着某种内在联系。

鼈灵即“丛帝”，他治水、安邦的功绩，连同他奇迹般的身世为蜀人所认可。该传说不仅仅给古蜀王国增添了神秘的色彩，鼈灵还被蜀人视为历史人物。在四川省郫县境内至今尚存古庙“望丛祠”，祠内有望、丛二帝两座毗邻的墓冢。据祠内现存之陈皋撰“杜宇鼈灵二坟记”石刻载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县官郭逸公应乡贤一致要求，有感于二帝伟业，“议其贤则杜宇居多，载其烈则鼈灵为大”，主持重修二坟，并派高僧管理。在“郫南一里二冢对峙若丘山”<sup>⑱</sup>。既为重修，说明早已有之；既然重修为众人所求，足见二帝在当地的影响之大。自此至今，祠内香火不断。巫巴山地的巫文化与古蜀的宗教祭祀不无关联。

在我国巫文化传承中，影响最广，且持续久长的，莫过于巫巴山地。此为其特色之四。

综上所述，巫巴山地是我国巫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出自这里的巫文化以其发源早、记载详、流传广、影响大而独具特色。它不仅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，在世界巫文化中也独树一帜。是巫巴山地特有的自然环境，使该古老文化具有了明显的、有别于中原地区的“探玄理，出世界，齐物我，平阶级，轻私爱，厌繁文，明自然，顺本性”<sup>⑲</sup>的南学精神。它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蕴含了先民朴素的世界观与探索精神，并因而拥有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积极价值。

（责任编辑：無邑）

\* 本论文为2010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果，项目编号：2010ZDRW15。

① 朱宠达：《左传直解》（下册），杭州：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502页。

②③ [清]顾祖禹、王云五：《读史方輿纪要·卷六十六》，（万有文库第二集）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7年版，第2835、2836页。

④ [汉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，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6页。

⑤ [唐]李泰等著，贺次君辑校：《括地志辑校》卷四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189页。

- ⑥⑧⑬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光绪巫山县志》(52)上册,巴蜀书社·江苏古籍出版社·上海书店,2000年版,第293、35、304页。
- ⑦⑩[北魏]酈道元著,陈桥驿译:《水经注全译》(下),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8年,第851、851页。
- ⑫巫溪县志编纂委员会:《巫溪县志》,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3年,第40页。
- ⑬曾世英、杜祥明:《试论地名学》,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《地名学文集》,北京:测绘出版社,1985年,第1—16页。
- ⑭华林甫:《中国地名学史考论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2年,第2页。
- ⑮⑯⑰⑱韩格平:《山海经译注》(山海经·大荒南经),哈尔滨:黑龙江出版社,2003年,第173、180、152、132页。
- ⑲巫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:《巫溪县志》,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3年版,第721—723页。
- ⑳丁山:《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》,上海:上海书店,2011年,第195页。
- ㉑[汉]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3年,第100页。
- ㉒[汉]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·郊祀志》(志第五上,卷二十五上)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07页。
- ㉓王玉德:《长江流域的巫文化》,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2005年,第144页。
- ㉔[宋]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第4册(四部丛刊三编子部),上海:上海书店,1939年,第52页。
- ㉕吕友仁:《周礼译注》(周礼·春官·司巫)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4年,第331页。
- ㉖柴华主:《中华文化名著典籍精华——尚书》下册,(尚书·洪范·稽疑)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4年,第275页。
- ㉗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光绪大宁县志》(52)上册,巴蜀书社·江苏古籍出版社·上海书店,2000年,32页。
- ㉘管维良:《巴楚巫文化》云南民族大学编《民族学报》(第4辑),民族出版社,2006年,第145—190页。
- ㉙高星、裴树文等:《三峡地区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地位》,重庆市文物局、重庆市移民局编《重庆,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3年,第3页。
- ㉚③④邹后曦、袁东山:《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》,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《重庆,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3年,第18—21、36页。
- ㉛朱世学:《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2009年,第11页。
- ㉜司开国、曙光初照:《三峡秭归的太阳神石刻》,《中国教育报》,2010年7月24日第4版。
- ㉝陈文武、周德聪:《三峡美术概观》,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9年,第21—27页。
- ㉞⑤⑥[东汉]班固撰、颜师古注:《汉书·地理志》(志第八下,卷二十八下)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276、215页。
- ㉟汤漳平译注:《楚辞》,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5年,第20页。
- ㊱(旧题)左丘明撰:《国语·楚语》,卷18,楚语下,济南:齐鲁书社,2005年版,第274页。
- ㊲[北宋]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第3册,(四部丛刊三编子部),上海:上海书店,1936年,第28页。
- ㊳[唐]房玄龄等:《晋书·李特李流》,卷120,载记第20,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1833页。
- ㊴潘光旦:《湘西北的“土家”与古代巴人》,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《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》第4辑,1955年11月。
- ㊵[南朝]范晔:《二十四史后汉书》(南蛮西南夷列传),延边:延边人民出版社,1995年,第371页。
- ㊶杨昌鑫:《土家族风俗志》,北京: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,1989年,第13页。
- ㊷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:《长阳县志》,北京:中国城市出版社,1992年,第670页。
- ㊸④⑤[晋]常璩:《华阳国志·序志》(《二十五别史》10),济南:齐鲁书社,2000年,第2、200页。
- ㊹[北魏]酈道元著,陈桥驿译:《水经注全译》(下),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08年版,第832页。
- ㊺管维良:《巴族史》,北京:天地出版社,1996年,第29页。
- ㊻[宋]陈皋:《杜宇鳖灵二坟记》。
- ㊼梁启超: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,《饮冰室合集》(一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9年,第18页。